

加拿大正义电影节 《活摘》震撼观众

【明慧网】十一月二十一日, 加拿大卡尔加里马达卢普正义电影节放映了获多项大奖的电影纪录片《活摘》。该片是关于中国正在发生的、主要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摘取活体器官的调查纪录片, 影片所揭示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残忍和惨烈, 令所有观众震惊。放映厅座无虚席。

大卫·乔高作为特邀嘉宾出席该片的播映; 卡城选区省议员阿那姆·卡齐姆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中国活摘器官的关注。

马达卢普正义电影节创立于二零零六年, 每年十一月展播, 为期一周播放的影片主要围绕人权环境等社会前沿议题, 吸引了众多研究人员、政府官员和关注前沿社会问题的民众。今年入选的二十一部影片是从九十一个国家, 九百部纪录片中筛选出的。

纪录片《活摘》(又名《大卫战红魔》)由温哥华电影制片人李云祥执导, 影片中两位主要叙述者分别是



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主要围绕对中共政府非法盗取器官之一线索展开。该片因于今年四月荣获七十四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又名皮博迪奖)备受瞩目, 该奖项被认为是纪录片的最高荣誉奖项。

在回答观众提问时, 乔高表示该片的一个目的是揭露罪恶, 制止罪恶。他说: “数月前, 台湾通过立法, 禁止买卖非法器官, 严惩移植旅游。之前几年, 以色列已通过相似立法。



希望通过《活摘》的播放, 使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个地球上正在发生的邪恶, 促使加拿大也出台同样的立法。”

电影节主办方: 全世界都要知道
正义电影节主办者之一丹尼尔·默多克谈到从九百部作品里选中《活摘》, 不仅因其电影艺术手法出类拔萃, 更因其它揭示了当今社会令人高度关注的问题: 中共政府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利, 尤为令人胆寒的是, 它正在持续发生。“在二零零六年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披露出这一惊人黑幕后, 至今近十年, 而这一罪恶并没有停止, 仍然在继续发生着。人类需要知道这件罪恶, 全世界需要知道这件罪恶, 大家一起来制止它!”

他说几年前第一次了解到活摘器官的真相时, 感觉是在看一部超级恐怖电影: “我无法相信世上会有人干出这样的事情。

省议员: 伸出援手 制止罪恶

亚省议员卡齐姆看完影片后表示, 她感到非常非常难过, 她说: “如此的悲剧正在中国上演, 令人毛骨悚然。这完完全全违背了普世人权和人间正义。”

她感谢电影制作方给了人们这样的机会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我敦促每一个人伸出援手, 制止罪恶。我为这些受害者祈祷。” ◇

祛病健身有“秘诀”

【明慧网】我九九年春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感觉自己太幸运了, 我觉得在这世上我是最幸福的人! 所以经常到姐姐家去给她们讲真相, 讲法轮大法的美好, 她们看到我修炼后的改变及精神状态后都相信, 也愿意听。特别是我姐夫, 因为他家祖上就相信神佛, 心地也很善良。

二零一零年春, 姐夫突然鼻出血, 开始家人以为是一般的鼻出血, 用了各种偏方也不管用, 而且越来越厉害, 简直流血不止, 这可把一家人吓坏了, 赶紧送医院。我得到消息马上去医院看他, 告诉他心里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求师父救他, 他说好吧! 他都一一照

做了。中午我给他送了点吃的过去, 他见到我高兴的说: “师父救我了, 流血止住了, 我谢谢李大师!” 在医院住了十来天就出院了。

二零一四年姐姐三次住院, 因血压高引起头晕, 农历八月十四那天, 我和同修去她家帮忙收花生, 看到姐姐那没精打采的样子, 结果第二天又送进医院了, 说是轻微脑血栓。我告诉她, 只有大法能救你, 赶紧求师父救你, 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她说我知道, 也是住了十来天医院就回家了。走路没事, 就是手有点麻木, 我说要不是师父救你, 后果不可想象, 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在姐姐身上得到了见证。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

父被害死 江苏省村医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谢红艳，女，四十五岁，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大成村村医。母亲王林吁，女，六十八。父亲谢仕良是当地德高望重的老医生，全家人修炼法轮功后，疾病全无，其乐融融；在中共江氏集团开始迫害后，全家人屡遭绑架，母亲被非法劳教，父亲被冤狱十年，身心遭严酷摧残。二零一二年，父亲谢仕良含冤离世。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日，谢红艳和母亲王林吁分别控告给他们全家带来无尽灾难的元凶江泽民。下面，谢红艳讲述了全家人的故事。

全家人修炼法轮功 疾病全无

我父亲谢仕良是当地一名德高望重的好医生，修炼前他身体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胃病、肝硬化、胆结石等十几种病，被病痛折磨的痛苦不堪，虽是医生，却治不了自己的病。

在一九九六年三月，谢仕良开始修炼法轮功，神奇的是炼功一个月，所有的疾病却不翼而飞，达到无病一身轻。这真是一个奇迹。同年，我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母亲膝盖因摔坏肿胀，疼痛时生活都不能自理。母亲修炼大法不久，就全部好了。

看到父母的奇迹，在一九九七年七月，我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心脏不好的毛病也因修炼而痊愈。我们全家因修炼而身心健康，精力充沛，也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我们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把省下的医药费等拿到村里铺路。这在过去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且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遇到的惊险事也因师父保护都化险为夷，一家人其乐融融。

全家人遭受了江泽民及其操控人员的迫害事实：

1、在洗脑班、派出所遭到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二日上午，前黄派出所王雪忠带着武进公安局副局长刘泽坤，侵入我家，非法强行无证抄家，父亲要求看搜查证，被刘泽坤用脚猛踢到楼梯口，门及楼梯扶手都被刘泽坤踢坏。父亲被刘泽坤搥耳光，被打倒在地，刘再用双膝压在我父亲身上，用两手使劲掐住我父亲的

喉咙，我父亲被刘泽坤打得满脸是血，妈看着心里非常难过，便说了句：“警察怎么打好人！”刘泽坤就用暴力搥妈耳光，脸都被打肿了，刘泽坤提起膝盖，同时抓住我妈的双手臂往他的膝盖上折。这些警察在无搜查证的情况下，强行抄家，抄走书籍和资料，并强行将我父亲绑架到派出所。

我到派出所给父亲送被子，看到我父亲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身上多处是伤，喉咙被掐处出一圈红紫色的伤痕。我找所长陈小东，要求送我父亲去医院检查，被拒绝，我准备给我父亲拍照，上来五，六个警察将我父亲围住，不让我拍照。到第二天，我家人去要人时，我父亲已被绑架到看守所，非法行政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三年农忙时，我被前黄派出所警察、武进国保大队和610人员非法关押到前黄南方宾馆，受到体罚虐待，精神折磨一星期，并非法抄家。

2、母亲被非法劳教 父亲被非法判刑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日，寨桥派出所的警察把我妈绑架到派出所，后来国保大队把我妈非法关押到湖塘洗脑班。当天下午，我在上班，前黄片警金洪伟带着几个警察到我单位，叫我回家，把我推到警车上，到我家非法抄家，抄去师父的法像和大法资料，我被非法关押到前黄派出所。

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我也被非法关押到湖塘洗脑班。在那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搜身，摁手印，给我们施加压力，妄图逼迫我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国保大队、610人员轮流值班不让我们休息，威胁、恐吓、体罚虐待，在身体和精神上折磨我们，逼迫我们写三书（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放弃信仰。我和我妈被非法关押在一个洗脑班里，但近一个月没有见过面。我们每人都有610指派的人二十四小时看管不让走出房门。近一个月后，我被放回，而我妈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句容女子劳教所。

那几年，我爸被非法关押在苏州监狱，我妈被非法关押在句容劳教

所，前夫家在文革被迫害，在这种高压下，因害怕逼我离婚，离婚后，我带着女儿艰难的生活，真是百苦一齐降，精神几近崩溃，真的难以承受，一家人经受了巨大的痛苦。我家常年遭监视，整天提心吊胆，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身心受到巨大伤害。这全是被告人江泽民犯下的滔天大罪。

3、我父亲由于酷刑折磨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日中午，前黄派出所警察，武进610人员，突然闯进我家，窜上来几个警察，将我爸塞进警车，绑架到前黄派出所做什么审讯笔录等。

四月三日，我妈被前黄派出所警察非法关押到前黄派出所，与我爸关押在同一留置室。到晚上，我妈又被劫持到政平派出所，过几天，武进610的恶警又将我父亲劫持到西太湖五七农场洗脑班，直到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被武进国保大队劫持到武进看守所刑事拘留。

五月二十七日，又被武进国保大队监视居住，直到七月二十六日被国保大队劫持到武进看守所。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无家人到场，而且旁听席上空无一人的情况下，父亲被非法判刑十年，并被劫持到苏州监狱，在苏州监狱期间，被迫做苦工，挫铁管，双手都被磨破。

恶警为了强迫我父亲放弃信仰，对他非法禁闭。二零零六年，恶警用减刑做诱饵利用犯人长期多次毒打我父亲，父亲被打得胸骨疼痛了好几个月，一口牙也被折磨的全部掉光，吃东西非常困难。最后被折磨到胃出血，甚至吐血。家人多次要求监狱方面按规定将我父亲保外就医，被无理拒绝，直到监狱害怕人死在监狱，才于二零一零年释放回家。

这时父亲已经被折磨得皮包骨。回家后，前黄司法部门一些人经常上门威胁恐吓。由于长期的高压非人迫害，对人造成身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我父亲在二零一二年，终于支撑不住，含冤离开了人世。◇